

虎穴英雄

俠義
小說

虎穴英雄

著者 喋喋

第一回 豪傑飄零窮途賣解 賊奴逞暴平地受創

一輪斜日。嵌在西山的峰缺之上。那紅比玫瑰般的光芒。頻頻的直向大地射去。只把路傍幾株綠柳。裝綴得鮮明可愛。可是在這個時候。柳陰之下。聚着百餘個閒漢。團團的圍繞了一個圈子。圈子裏也沒有旁的東西。單單只有一件補綴過好幾處的布衫。攤在地上。中間站着一個漢子。紫棠色的面孔。八字眉。一雙虎目。隆準闊口。頷下並無髭鬚。臉上罩着一層濃霜。一望而知是久歷江湖之輩。上身赤着肩膊。下面繫着一條布袴。足蹬青布包頭鞋。當下他抱着拳向四週一拱。高聲言道。小可乃是眉州人氏。只爲投親不遇。缺少盤川。回籍今天路過貴地。懇求諸位幫助。小可幾文錢。使小可返歸家鄉。感恩不淺。說着擺開門戶。練了一趟拳脚。剛纔練畢。早已散去了一半看客。可憐他又

諸位有所說四海之內。皆是兄弟。多少幫助一些。實不相瞞。小可早。個餅。到此刻還沒有喫過飯呢。這一席話。方才引動了這班看客的善念。疎疎落落的擲下幾十個大錢。大漢謝了一聲。就地上將錢拾起。冷不防那旁有人喝道。好一個大膽的忘八崽子。到這兒來。也不打聽打聽。瞧你這般長大。難道沒有一點智識的麼。快把錢放下。給我滾開去。真你識得時務。要不然。惱了你家穿山貓。苟二太爺。叫你沒的命活。大漢聽了一楞。抬起眼向那人一看。見他粗眉大眼。一臉橫肉。身上披一件元色洒繡氅。惡狠狠的站在一旁。大漢陪笑着道。小可有眼不識二太爺。多多得罪。皆因身乏川資。在此賣藝求助。得到了這幾個錢。也不夠一頓飯喫。望你老方便。苟二太爺聽了。把兩顆狗眼一翻。罵道。放屁。你家二太爺向不方便。既是你要賣藝。趕快把規矩獻上來。若說半個不字。給你瞧。二太爺的利害。這時周圍的看客。齊代大漢捏一把汗。却由衆人中閃出一位老者。低聲勸那大漢道。壯士。你初到這裏。想也不知苟二太

爺是甚等樣人。恐怕你一時冒昧。言語挺撞了他。那就惹出禍來。要回家鄉。難上加難。勸你速速的去罷。不要太歲頭上來動土。大漢等老者說完。勉強應了一個是字。依舊俯着身子拾錢。拾完了揣在襟膊內。把布衣披在身上。欲待要走。穿山貓一個騰步。躡至背後。用手在大漢肩上一拍道。且慢。你既來了。輕易容不得你去。趁此人多。你我較量一下。看誰的本領高強。那大漢被穿山貓擾得性起。站住脚步。回過身來。厲聲道。你有多大本領。誇下這般海口。要知道別人家怕你凶狠。俺却不怕。如今看你地主的份上。先讓你打我三拳。然後要你的狗命。苟二太爺不聽。猶可聽了之時。只氣得哇哇直叫。把身上元色洒繡氅一卸。掙在地下。將束腰汗巾緊一緊。運用全身功夫。伸起拳頭。對準那大漢肚腹上一下。只聽咚的一聲。好似打在石鼓之上。穿山貓覺得臂中隱隱作痛。暗想此人功夫不淺。平常的時候。不拘什麼人。只消輕輕一掌手。早顛撲出去了。今天難道沒有將力氣帶在身傍嗎。一旦敗在他手。還有什麼臉面。向人要索。

錢財。不如將他暗算。纔能保得下半世喫著。打定主意。便道。這是閉口功。不足爲奇。有本領笑上一笑。我穿山貓只纔佩服你。那大漢冷笑道。蠢貓不用多言多語。要笑何妨。說時仰着頭哈哈大笑。穿山貓以爲他中計。趁勢竭盡平生之力。又是一下。大漢故意將肚子一挺。穿山貓那裏還想立住。身子往後倒退了十餘步。拍撻一聲响亮。仰面朝天的跌在地下。引得兩旁看的人。鬨然的笑將起來。有幾個平素懼怕穿山貓的。搶步過去。攙扶。問道。二太爺。你打了他一拳。怎麼就跌了。穿山貓臉上紅了一紅。道。我也不知道。這一跌。直跌得自己也納罕。我定要和 he 拚個死活。方出我這口鳥氣。旁人勸道。苟二太爺。算了罷。他是個檻樓乞丐。就是你勝了他。也沒甚威風。設使被他打傷了。扛抬回去。豈不要丟臉。此刻有我們在此。趁早走了干淨。穿山貓本來脫身不得。見他們願做事老。落得順水推舟。拾起元色洒繡氍毹。放開脚步。飛風般逕自去了。那大漢眼見他去得遠。撲哧的笑著罵道。這個狗娘養的。仗了幾斤蠻力。便想欺人。今天

也是俺的晦氣。被這厮白打了兩下。話猶未畢。先前那個老者走近前。深深作了一揖。說道。壯士。小老居住就在鄰近。不嫌簡慢。請至寒舍一叙。大漢道。萍水相逢。安可吵擾尊府。老者道。壯士說那裏話。小老尚有相懇之處。大漢只得應諾。隨着老者抄過一帶柳樹。瞧見一所小小莊院。走入裏面。老者讓大漢草堂上坐下。正待問話。驀地裏闖進一個稍長大漢。不知此人是誰。且閱下文便知端的。

第二回

契合神交教導拳法

品評寶劍初試鋒芒

老者和大漢剛纔坐下。驀見一人闖將入來。大漢舉目一看。此人生得形狀可怕。但見他一張黑臉。包着殺氣。一雙鼠目。透露凶光。必非良善之輩。老者一回頭。見他走入草堂。喝道。有客在此。還不給我滾往後面去。那人聽了一言不發。並不往後面。冲着大漢望了一眼。大踏步走向外邊去了。其時裏邊走出一個少年。唇紅齒白。年紀約在十六七歲。手中托着茶盤。兩盞香茗。送至大漢和老

者面前。然後放了茶盤。垂手而立。彼此茶罷。老者啟口問道。請問壯士高姓大名。籍貫何處。因何這般狼狽。大漢道。小可姓鍾。賤字毓明。眉州人氏。因家鄉迭遭顛沛。無可棲身。不得已出外謀生。只恨自幼兒未曾學得生理。以致流落江湖。賣藝度日。今日遇見老伯。實乃三生之幸。敢問老伯貴姓。老者道。小老喚做盧信。今日相邀壯士到此。其中却有一緣故。說着指那少年。又道。多只爲小老年已花甲。膝下只有這一個兒子。處此亂離時代。老守着幾卷書本。料來也沒有用。在我的意思。欲將小兒拜壯士爲師。學習武藝。鍾毓明聞說。雙手亂搖道。老伯。這句話從那裏說起。小可只懂得幾套花拳繡腿。又未曾得過名師傳授。僅能欺負外行。每日裏騙幾個錢混飯吃。怎好教導令郎。小可就此告辭。別給我就誤了。盧信道。小老年紀雖然大了些。不中甚用。這雙眼睛却最能識人。一見就知道壯士非是等閒之輩。大概壯士瞧不起我家孩兒。不肯傳授武藝罷了。毓明道。老伯差會了我的意了。江湖上英雄大俠。到處皆是有緣。更何遇到。

想小可僅窺其門而已。就是令郎學成。也不過是個庸才。學如未學。豈不枉費了光陰。盧信笑道。話雖說的是。但在我的眼中看來。未必一定是庸才。總要比穿山貓的本領。勝上一倍咧。這句話却引得鍾毓明笑了。盧信便趁此當兒。喚兒子過來。叩見師父。慌得鍾毓明起身謙讓。盧信兒子拜了四拜。只纔起來。盧信道。如今師父已經拜過了。還須請師父題一個名號。以留日後紀念。鍾毓明無可推却。遂略想一想。題了文舉二字。盧信又命兒子謝了題名。然後吩咐厨下置酒備菜。不多一回。僮兒已將酒菜擺得端整。盧信請鍾毓明首座。毓明也不客氣。老實坐下。盧信父子左右相陪。毓明多日未曾飲酒。一見了酒。當然杯杯乾。盞盞空。盧信見他量大。命取大碗。好使他喝個爽快。僮兒答應。立刻把大碗取過。將酒斟滿。毓明一連喝了三大碗。方纔說道。慚愧慚愧。盧信道。如今是一家人了。不拘什麼多不妨事。要吃要喝。問小老要就是了。毓明謝道。承老伯格外看待。真叫我毓明銘感五中了。盧信親自執壺斟滿了一碗。說道。壯士休

再客氣。不嫌酒淡。且請飲個盡興。毓明道。小可向來不會客氣。此刻酒已夠了。敢問老伯。令郎曾經可曾學過拳脚。盧信道。並未學過。因他自小慣喜弄鎗使棒。却都是無師傅授。胡亂的使使而已。後來有人教了他擊沙袋之法。說是能增加力氣的。他就每日習練。或打一拳。或跌一足。從無間斷。迄今將已三年了。別的沒有學會。只練了幾十斤蠻力。是沒中用的。今日巧遇壯士。可算得天賜機緣。總乞壯士不以小兒蠢魯。盡心教授。是爲至感。毓明道。文舉已練了三年沙袋。基礎已成。拳脚一道。不難學習。我看令郎儀表非俗。必然聰穎過人。日後定能青出於藍的。盧信忙道。承讚承讚。毓明又道。老伯府上可有現成的兵器。盧信道。小兒平日使的是竹鎗木棒。兵器却没有。只有一柄古劍。懸在壁上。垂數十年了。還是我家太公傳留至今。早已鐵鏽不堪。毓明道。取來我看。好在只要有此劍。便可傳其法。說時。文舉將劍取至。毓明接過一看。外面鞘上雖已生滿了鏽。但劍的製作。却古氣盎然。並非俗品。隨手將劍從鞘中用力掣出。只覺

得眼前寒光閃閃。非但劍上一點銹斑尋不到。而且光亮無匹。真乃一柄古今難覓的寶劍。毓明大喜。連嚷好劍。盧信也驚道。怎麼經歷了這許多年代。竟不生銹。這倒奇了。毓明道。此劍乃係精鐵所造。並非戰國時物。其名喚做紫電劍。能斷金切玉。削鐵如泥。盧信更奇道。真的嗎。毓明道。誰合你說謊。盧信便命文舉取一根頑鐵。執在手中道。壯士。先試給小老看看如何。毓明使用劍在鐵上輕輕一削。果真兩段。好似削的樹枝一般。驚得盧信咋着舌子。半晌始道。壯士目力果然不錯。但這等鋒利的兵器。舞時須要小心才好。毓明笑了一笑。也不回答。將劍挿入鞘內。喚文舉仍懸於原處。重複坐下。飲了幾巡。僮兒送上飯來。三人食畢。又談了些家常。已將黃昏時候。盧信命僮兒置備鋪陳。使文舉陪伴毓明。就在草堂左邊室內安宿。一回兒文舉已經睡熟。毓明因方纔多喝了幾杯酒。引動了自己心事。頓覺睡不安枕。正在反覆的當兒。猛聽得草堂外拍撻一响。好像掉下一件東西。究竟是什麼東西。且看下文便曉。

第三回 思量報仇酒店聚議 密圖行刺草堂成擒

鍾毓明正在反覆難寐之際。忽聽草堂外拍撻一聲响亮。像似丟下一塊石子。毓明本是行俠之輩。早已聽出是投石問路一種記號。恐驚醒了文舉。反礙自己手脚。便輕輕走下鋪。閃出草堂。躲在一旁。察看動靜。果然不出他所料。屋上撲通跳下一個人來。毓明定睛一看。却就是日間所見的稍長大漢。但見他手執一柄明晃晃的剛刀。躡手躡腳走人裏面。原來這厮不是別人。乃是盧信的姪兒。喚做盧士虎。平日游手好閑。不務正業。生性十分兇橫。綽號人稱黑眚神。盧信有時去管束管束他。他非惟不聽教誨。反而出言慢罵。盧信本待要將他逐出。因想到亡去的哥哥。祇遺下這一塊肉。却又不忍起來。無奈士虎終朝在外。不是向人尋事。定是和人打架。行爲日非一日。盧信自知不能約束。也只好由他去滋事生非。士虎又結識了穿山貓苟瑞小頭鬼印登這輩人。更加無法無天。做那傷天害理的勾當。今天他回來。本想向他叔父盧信索詐幾兩銀子。

化用見草堂上坐着一個生客。未便啓口。反被盧信呵斥。他就撥轉身子。往外便跑。走到路口。想尋一個去處。勾搭一回。不防斜刺衝出一個人。在他肩尖上一碰。土虎吃着疼痛。罵道。瞎眼的忘八。跑路也不會跑。竟跑在我的身上來。那人道。你別開口便罵是我呢。土虎翻眼看時。却不是別人。正是穿山貓苟瑞。手裏攪了那件元色洒繡氅。面上現着倉皇之色。土虎忙問道。苟二哥。你打從那裏來。這樣的氣急敗壞。敢是吃了誰的大虧。快告訴我。兄弟給你出氣。苟瑞道。大虧沒有喫。不過喫了一場小虧。在理也沒有什麼希罕。值得和他理論。土虎聽了。冷笑道。好笑。二哥威名赫赫。誰也沒有這們膽大。敢來碰一碰二哥的汗毛。今天究竟是什麼樣人。銅包着頭。鐵裹着骨。得罪你二哥。就是你二哥認喫這虧。我做兄弟的。萬萬不答應。苟瑞道。你這般義氣。做哥子的。不能不告訴你了。剛纔我沒事幹。心裏悶得緊。便出外溜腿。跑到那裏。見許多人在柳陰下面。瞧熱鬧。做哥子也湊上去一看。只見中間站着乞丐似的漢子。賣拳頭要錢。暗

想他違背我們規矩。做哥子的心下不自在了。士虎道。不錯。走江湖的初到這裏。那一個不要先來孝敬你二哥。這乞丐一定是渾蛋。毋怪你二哥生氣。以後便怎的呢。苟瑞道。他練完了一趟拳。便向人告幫。那些看客丟了幾十個錢。此刻我更加惱恨了。因做哥子的站在他的面前。他也不認識。我就大喝一聲。不准他拾這現成錢文。他並不害怕。對我說你老方便。做哥子的火發大了。定要合他較量。他說你老是地主。讓打三拳。我想這厮自己尋死。不合算。同他客氣。運用全力。頭一拳照準肚腹打去。士虎道。這拳不結果性命。定然跌個倒栽葱。苟瑞道。說也奇怪。不要說跌。動都未曾一動。一個肚皮宛如石鼓。他沒覺着。我的右臂有些作痛了。我料他是閉口功。誘他開口可破。等他一開出口。趁勢便打第二拳。士虎道。這一拳必定把他打倒。給大家笑話。苟瑞不待他說完。下死勁呸了一口道。你敢是白日裏做夢麼。他給我打倒了。我也不吃虧了。他見我拳頭進門。把肚子一挺。做哥子的再也立不住。仰面跌了一交。四肢着地。

動彈不得。兩旁看的人。一齊打着哈哈。只恨少個洞鑽。士虎道。苟二哥你不用說了。要報此仇。在我身上。苟瑞道。由他去罷。我們料不是他的對手。勸你少要自取其禍。士虎怒道。二哥休長他人志氣。滅掉自己威風。他現在給我老家忘八留在家裏。今晚我去把他結果。出這鳥氣。苟瑞道。你有這等能耐嗎。士虎道。刀上見血爲憑。你看如何。苟瑞大喜道。這時身上還覺有些兒疼。喝幾杯酒再說罷。士虎說好。纔行數武。迎面小頭鬼印登走來。問道。二哥三哥上那裏去。苟瑞道。就在那邊飲酒。於是三人步入酒店。要了幾角酒。幾斤牛肉。一盤雞子。狂吞狂飲起來。士虎又將方才之事。告訴了小頭鬼印登。印登把桌子一拍道。豈有此理。拚了我一條命。夜間我去收拾他。士虎道。你性子太粗。恐被這廝所算。讓我去幹。明天叫你快活。三人談談說說。將近黃昏。方纔呼嘯出了酒店。同到苟瑞家裏。士虎守到三更過後。腰下揷了一柄剛刀。撲奔家內。從門縫中一望。燈光已熄。奮身躍上屋面。先投了一塊瓦片。然後仔細聽了一聽。毫無聲息。知

屋中的人俱皆睡熟。頓時膽大跳落平地。一步步挨進草堂。其時文舉睡興正濃。鼾聲直達室外。士虎認道。毓明睡在裏面。正待推門入內。毓明姑意用手將他鼻子一搯。士虎一見有人舉刀便砍。只聽哎喲一聲。撲通倒在地上。畢竟是誰。請聽下回。

第四回 鬆綁縛討情。釋兒子 借銀錢忿怒打叔翁

盧士虎夜行本領。本來不十分濟事。而且還缺一雙夜眼。黑暗中辨不出東西。只覺得鼻子被人一搯。忙將手中刀亂砍。鍾毓明見他這般魯莽。分明自來送死。既而一轉念。這人與此間主人相熟。殺了他反爲不美。於是起一條腿。將士虎跌倒。奪過剛刀。用足踏住了他的身子。把他繫的絲絛解下。四馬攢蹄。捆了個結實。輕輕提入室內。閉上門安睡。等到第二天的早上。盧信抽身出外。見室門閉着。師徒尙高臥未起。隨手在門上叩了一下。文舉驚醒。走下床鋪。正要開門。一回頭見一個人反剪綁在那裏。喫了一嚇。仔細看時。却是哥哥士虎。失聲

道。哥哥你做什麼。被誰縛在這裏。士虎只是搖頭不答。文舉一時摸不着頭路。遂先把門開了。叫應了父親。忙將此事告訴。盧信聽了詫異。便一腳跨進室內。一看果真是士虎。喝道。畜生。必是你夜來冒犯了壯士。縛在這裏的。士虎搖頭晃腦。一句話都不說。其時鍾毓明也起身了。向盧信作着揖道。多多得罪。令姪昨晚三更時分。小可還未睡熟。見他從高而下。手執剛刀。料他來意不善。故此把他擒住。請老伯發落。盧信聞說。向士虎喝問道。你深更半夜。挾帶利器。難道要來殺你的叔父麼。士虎把頭搖了兩搖。盧信怒道。問你不答。待假裝啞叭不成。說着刷的一聲。打了一下耳刮子。說也奇怪。士虎口裏頓時吐出一團棉絮。方知他不能開口的原由。盧信一疊聲喝他快說。士虎道。姪兒該死。不用多言了。都是姪兒有眼不識泰山。冒犯這位壯士。望叔父做個人情。饒恕則個。盧信肚裏明白他。是來給穿山貓報仇的。却不便和毓明直言。遂命文舉解了綁縛。士虎立起身子。滿臉羞慚。盧信道。沒腦子的畜生。太也自不量力。要知強中還

有強中手。今後理宜改過自新。尚可保全一條狗命。如今你既開罪壯士。還不過去磕頭賠禮。士虎不敢掘強。只得耐着一肚子氣。走到鍾毓明面前。叩了一個頭。毓明連忙將他扶起。說道。小可一時大意。萬望不要見氣。士虎勉強答道。不知不罪。於是大衆在草堂中坐下。士虎那裏還再坐得住。託言更衣。一溜烟去會穿山貓去了。盧信見他一走。嘆口氣道。想哥哥在日。不知做了什麼虧心損德之事。生下這不肖畜生。貽臭家風。毓明道。老伯休生煩惱。這也是人生註定。難以挽回。說時。僮兒送上早膳。三人隨意喫了些。盧信率了長工。自去料理田事。毓明先將拳法大義。給文舉一一解釋。如何起步。如何擊人。如何招架。文舉本是個聰明絕頂的人。一經師父指點。自能領悟。毓明歡喜非凡。便將自己一生絕技。逐漸傳授於他。倏忽之間。已是一個月了。那天文舉獨自在庭心中練習劍法。毓明負着手旁側觀看。一套使完。毫無破綻。毓明暗暗稱贊不已。正在其時。忽見長工慌張走入。說道。小官人快出去。大官人和老相公口角呢。文